

1413

1406

斐

然

集

七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李堯棟

謄錄監生臣王鉞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一

自漢言書論子

宋 胡寅 撰

臣竊以為古者人君巡狩以省方觀民黜陟諸侯而考  
制度故舜以五載為節周以十二歲為節蓋有常制不  
然則無戒或失征討不庭如高宗伐鬼方成王伐淮夷  
宣王伐獫狁無非事者先王之舉動惟此二端固不為

苟也秦漢以來如始皇孝武乃好用兵外夷間以豫遊  
馳騁八荒國家病矣亦未有為敵人迫逐逃避奔潰而  
無所定止者也至唐明皇為安祿山所叛首以萬乘之  
君弃宗廟社稷而出奔如古失國諸侯寓公為笑萬世  
至其後嗣習為故常代宗德宗皆一再出狩不以為恥  
然猶所據得形勢之利又有謀臣猛將為之宣力扞患  
雖能克復不至滅亡而其劉志忍辱亦不少矣豈古所  
謂巡狩之意哉本朝受命太祖太宗躬擐甲冑以定大

業無有寧歲卒平四方奠宅中土則與古戒兵戎征不  
庭伐鬼方淮夷殲狄之事可無媿矣至真宗親駕澶州  
戡定北狄功尤俊偉自是以後坐致太平思欲告功神  
明昭示得意遂祀汾陰封太山則與古省方觀民黜陟  
諸侯而考制度之意雖未盡善亦庶幾焉夫此二端豈  
不費國勞民而國以益安民無怨咨者以其所舉凡欲  
為民非苦之也聖聖相繼至上皇凡五朝非以郊祀籍  
田未嘗警蹕城外軍民之情四方觀聽皆以為固當如



此歷百餘年生長老死惟京師為安爾靖康之失既往  
難悔陛下嗣位則正商高宗周宣王所遇之時而遽循  
唐明皇代德奔走之跡遂不力圖興復抗志有為公卿  
大臣反以省方巡幸之美名而文飾之自南都至維揚  
自維揚至錢塘自錢塘至建康自建康至平江三年之  
間國益危勢益蹙敵益橫人益恐回視過日但有不如  
況平江素無江山險固之強惟以陂澤沮洳數百里自  
保譬猶蹄涔坎井豈足以盤礴神龍一失波濤雖螻蟻

猶能困之若又遠駕縱能緩于追侵而衆怨必生定有  
肘腋之變不待著龜所告理之必然者也故播越隱遁  
天下之人皆可惟陛下則不可臣自扈從以來日夜憂  
懼欲奮然陳論慕斷鞅之所為竊恐宸心積久多畏在  
朝議論決不僉諧虛浼聽聞無補于事欲泯默度日又  
念備數近侍存亡休戚分義所同反覆思之不能自己  
輒以愚鄙之見條成一書綱舉七策別為二十事論巡  
幸之失畫撥亂之計冒昧塵獻其間切要輒用黃紙貼



出以備省覽至于因議大體而泛及他事者難以槩舉  
則亦用紙表見之非敢自謂無不中者然今日大謀恐  
須如此乃能振起伏望陛下懇惻憂思特賜詳閱如可  
施行即乞降付三省密院叅酌去取斷為國論即日改  
圖如或不然則臣所見亡奇止于如是雖備任用何能  
有補願從廢黜實所甘心至于狂戇之言觸犯顏色私  
自揣度理難寬貸陛下鴻慈天覆必能恕之震慄雖深  
恃以無恐所有臣書謹具進呈取進止

謝御札促召家君劄子

御札附

御札已降詔命召卿父赴行在于今未到卿可以  
朕意催促俾疾速前來以副延佇之意押付胡

寅

臣昨日蒙陛下頒降宸翰以臣父安國未到行在令臣  
宣諭催促早來臣已即時差人附書歸家具宣德意想  
惟臣父荷陛下眷記如此疾病雖久亦必勉力就道入  
覲清光自陳忠款臣退伏思念臣父處身孤外實無左

右之容而簡在天心從臣莫比豈非堙晦之跡蘊蓄之懷遂將感會風雲以赴功名之盛際乎則其平生出處辭受之大致為衆所毀而忌疾隨之未盡達于聰聽者臣固不當隱默而不自陳于君父也臣父于哲宗皇帝朝第三人賜第出官歷荆南府教授太學博士三舍之初例察提舉學事官到任未久論薦遺逸二人為屬吏所訴以為所薦之人乃元祐宰相范純仁門客黨人鄒浩素所厚善其時蔡京當國怒臣父沮毀學法俾湖南

北兩路刑獄官置獄推治除名勒停臣父于是時已知  
是非倒置直道難用遂退伏閭里絕意仕宦後蒙敘復  
屢除監司差遣終不曾赴因求侍養乞宮觀至于致仕  
蓋自大觀以後凡歷宰相八九人如蔡京何執中鄭居  
正劉正夫余深王黼白時中李邦彥秉政之時以臣父  
才學名望稍加附會則富貴顯榮可以立致而守道不  
屈甘心丘園未嘗叨受恩寵及淵聖皇帝即位累加恩  
命召為太常少卿又除為起居郎臣父亦以為千載一

時遂有捐身許國之意然謹守禮義遵昔賢進退之規  
四具辭免方始到闕淵聖召見面除中書舍人臣父于  
對劄之中嘗及淵聖嗣位日久而成效未見宜考古訓  
以圖功績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于心術者非  
帝王之學今紀綱猶紊風俗尚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  
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爾窺觀而交間之姦作用  
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  
舊迹乘勢更張則恐奸雄竊發于內不恭恣行侵侮大

勢一傾不可復正遂為耿南仲所怒謂臣父有意譏之  
讒毀百端因臣父辭免中書舍人至于五奏指為傲慢  
誣以不臣幾陷大戮獨賴淵聖照知不以為罪至遣從  
臣宣諭臣父即日供職然終緣論事觸忤執政甫及一  
月黜領偏郡逮至陛下登極復賜收召繼有瑣聞之除  
臣父適以舊疾加深未任奔走僻在遐遠纔兩具奏而  
給事中康執權已復祖述南仲之意劾敵國恭乞賜黜  
責又賴陛下寬大不行其請姑令罷免而已至于今日



眷念不忘促使造朝恩禮隆異保全所守風動一世  
人非木石豈不知感竊緣世方右武儒學益衰守禮義廉  
恥者反加以悖慢之名喪廉恥苟得者乃稱為恭順之  
行瀆亂朝聽使四維不張深可痛惜非特臣父一身体  
戚所係也揚子曰周之士貴而肆秦之士拘而賤或貴  
或賤或肆或拘豈士自能哉皆上之所化而其所係則  
國家隆替隨之或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人臣之  
禮也然則孟子所謂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

有謀焉則就之者豈孟子之非乎或曰郭子儀朝聞命  
夕引道人臣之禮也然則諸葛孔明高卧草廬蜀先主  
三往顧之然後與語者豈孔明之非乎臣父進德修業經  
綸當世年未六十鬢髮斑然憂國之深屢忘食寢察其  
用心非願枯槁巖穴而已素所蓄積既以古人自期則  
得志施為必以古人所以事君者仰事陛下亦安敢雷  
同流俗苟賤諂諛而負辱非常之知遇哉重念臣父退  
閒日久今在朝公卿知識絕少必無能以心之精微達

于聰聽者若不謂之曲學迂僻則必謂之懷姦詐誕若不謂之愛身避禍則必謂之釣名要君考于衆情大率如此欲加之罪不患無辭若非仰恃日月之明何以俯察葵藿之向臣一介賤息蒙陛下寵待之厚忘其僭越輒具縷陳不勝惶恐惟陛下恕而察之取進止

乙卯上殿劄子

文定公云此章深得敷奏之體

臣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成位乎兩間則與天地合其德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春秋謂